

弘揚中樂 勤耕不輟 王國潼「不為自己求安樂」

二胡大師、音樂教育家王國潼最近既在浙江音樂學院和香港演藝學院間兩地奔波，又常辦大師班及與兒子王德共開音樂會，行程排得滿滿當當。去年的被騙事件，發生後雖然他要賣掉屋子還銀行貸款，但他如今已經想得開、放得下，更指出：「這個行業的名利是非太多，人事關係複雜，在名利和災難面前，只有保持恬淡虛無的平常心，才能為二胡最大限度地普及、中樂走在世界音樂前列這項工作作出貢獻。」

他從教五十餘年，六七年皈依佛門，受弘法寺百歲長老釋本煥「不為自己求安樂」的精神感動，他普及二胡、推廣中樂的心越發堅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劉國權



左起：王國潼、楊立門與王德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王國潼現為浙江音樂學院特聘教授，為學校培養青年二胡教師，他自1991年開始已在香港演藝學院執教「教學法」一課，教授為人師的原則和教學規律。這門課據他講述只備課就備了兩年，「現在在香港也只有我一個人教這門課，是一年26堂、52個鐘的固定課程，不能停課太久，所以每次我去杭州停留兩個星期就要回港。每次連上三節課，我不覺得累也不必休息，緊湊的150分鐘效率最高。」年近老耄，神采奕奕的他極具感染力。

兩地學生大不同

「老實說，與西洋樂器相比，二胡在教材和教學方法方面還很落後。歐洲從十七世紀開始，很多大師為鋼琴和小提琴等整個西洋樂器體系作出了很大貢獻。而中國從1922年蔡元培校長邀請劉天華開始，二胡才從民間樂器走到了高等殿堂，到現在還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在那個軍閥混戰的年代，我的前輩和老師也始終懷着改進中樂、讓中樂與世界音樂並駕齊驅的理想而奮鬥，他們超人的毅力對我有很大影響。」他說。

執教五十餘年，原來他眼中內地和香港的學生大有不同，他說：「內地學生領悟能力強，獨奏水準是香港學生在若干年內都達不到的，原因是內地選拔出來的頂尖學生集中去三大音樂學院，無論是師資條件還是身邊同學的質素和才能，對自己水準的進步都是很大的刺激。而香港更注重合奏機會和合奏能力的培養，小孩從小就會參加一個樂團去玩，政府、學校、社會上的樂團眾多，使學生從小便接觸各種不同風格的作品。我在演藝學院的時候，每年也都會請不同的作曲家來寫各式風格的樂曲，因此，香港學生的合奏和視奏能力很高，見到一個全新的樂譜很快便會有反應。」

皈依佛門，王國潼是受了深圳弘法寺長老釋本煥的影響，一句「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箴言，一種永不停歇的精神讓他深受感動，他回憶道：「大約六七年前，那時我認為自己年紀大了，也應該休息了。直到有天我參加了深圳羅湖區佛教協會大樓落成，釋本煥長老去開光講講話，百歲高齡的他那天有點感冒，聲音沙啞，硬還是講了半個多小時。我心裡感動，想到同他相比，我們都太年輕了，去各地開音樂

會、搞大師班，在身體方面應該比他更適應才對，應一生為音樂事業而努力奮鬥。」

「二胡是我的精神支柱」

「處於當今時代，我期望通過優美的旋律和作品，讓更多人喜歡二胡這門藝術，這是我一輩子的奮鬥目標，是一種嚮往，也是必須要做的事情。我一生中也曾遇到了不少災難，只有想得開、放得下，才能繼續專注投入二胡事業，推廣二胡和中樂本身便是我的精神支柱。」

他矢志將中樂推廣到全世界，日本是其中的重要一站，他和王德兩人在日本也有很多粉絲，王德還曾為311地震寫了《巖手夜曲》一曲。為何二胡在日本如此受歡迎？他回答說：「一方面，日本人尊重正宗的中樂，二胡是其中一個重要代表；另一方面，二胡的音色和日本的民族性格相契合。二胡的聲音和任何一種樂器都不一樣，它柔潤而深沉的音色使日本人、整個亞洲人都會對其有種特殊的喜愛。30年前我去日本演出，時任作曲家協會主席的服部公一對我說，十個日本人中會有七個人喜歡二胡。他隨後自費請作曲家寫了一首二胡協奏曲，又請了指揮和交響樂團，專程邀請我去演奏。他說自己是花錢買蛋糕請大家嚐，相信日後會有更多人喜歡這個樂器。當時我不太相信他的話，而20年後，愈來愈多的日本人開始學二胡，已有十幾萬之多，很多定居日本的我的學生都是靠教二胡謀生。」

父子將攜手舉行音樂會

另外，王國潼與兒子王德將在6月3日於香港大會堂舉行「胡弓琴緣」二胡音樂會，屆時除演奏《二泉映月》、《空山鳥語》、《懷鄉曲》等耳熟能詳的名曲外，還由楊立門演唱《寒冷的人》、《這一點愛》等曲



王國潼的二胡獨奏CD



王國潼二胡作品集



王國潼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目。原來王德和楊立門相識已久，合作多次，幾首歌均是王德作曲，楊立門填詞並演唱，異常默契。而由黎小田作曲、石中英以詩作詞的《琴緣》則是首次公開演出，與音樂會主題相呼應。是次音樂會的曲目由王國潼親自編排，他介紹說：「曲目中既有劉天華和阿炳的二胡名曲，也有香港觀眾熟悉和喜歡的《江河水》，及我和王德二人的原創曲目，其中有作於上世紀70年代的《喜看麥田千層浪》，也有近年創作的、在佛誕日演奏的《觀音頌》等，傳統經典、早期作品及全新創作曲目相結合，也為配合楊立門的演唱風格，選擇及改編了懷舊金曲《花非花》。」

王國潼師承劉天華的直傳弟子陳振鐸和蔣鳳之等二胡前輩，並創編有數百首二胡曲和二胡練習曲，出版有二十餘部二胡專著。他對膾炙人口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有着特別的感情，他演奏的《二泉映月》曾獲1989年中國唱片總公司首屆「金唱片獎」，也曾以此為主題舉行多次音樂會。他上世紀七十年代特地走訪阿炳的家

鄉錫錫，從阿炳親友口中知悉更多他的性格及生活狀況，從而對《二泉映月》這首作品有更深的了解：「若膚淺地從字面理解，只能看到月亮映在水面的景色，但當我去到他的家鄉，才發現並不是這麼回事——現在的繁華商業區是他早年賣藝的地方，他的坎坷經歷可以從曲子中感覺到。」



王國潼與王德常同台演出。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你的沉默是戰爭的機器 ——歐利維耶·畢的《李爾王》

我一直對睨睨天下的才子情有獨鍾，認定狂妄背後，必有超人的才華與膽識。被譽為「中國莎士比亞」的湯顯祖就曾語出驚人：「一世不可少，余亦不可一世」，意謂這個世界不認同我，我亦不認同這個世界。晚近法國著名劇場導演歐利維耶·畢 (Olivier Py) 豪言：「我從來不讀談論我戲的劇評。」這種自信和氣魄固然吸引，畢氏「劇場百變王」之名似乎同樣引人入勝——畢氏不但集編導演於一身，又兼擅小說創作、評論和藝術行政，是位表演藝術世界的跨界全才。

2016年，適逢莎翁逝世四百周年紀念，亞維農藝術節總監歐利維耶·畢，拍板把2015年於亞維農教皇城 (Palais des Papes) 首演的莎劇名作《李爾王》，移師台灣國際藝術節 (TIFA) 搬演，恣意揮灑妙趣趣酷的當代詮釋。畢氏《李爾王》，將所述時間設定為二十世紀，光是舞台裝置已呈現「非一般李爾王」。偌大舞台上，孤伶伶放着一座黑色鋼琴，還有被塗鴉過的木板牆，台左右兩端則是後台化妝間的座位設置。我們在觀眾席上滿心期待，著名畢氏大雜燴——綜藝節目的歌舞表演、通俗文化滿天飛，再加上諷刺時弊、插科打諢——究竟如何融會到《李爾王》的古典悲劇之中。

畢氏《李爾王》要角終於登場，造型率先衝擊觀眾眼球。白色芭蕾舞衣的小公主翩然起舞，如弱柳扶風，又給黑色封箱膠布封住了嘴巴，配以最惹人注目的舞台backdrop，法語發光標語：Ton Silence Est Une Machine de Guerre (你的沉默是戰爭機器)，失語與反抗、一柔一剛二為一體。另一邊廂，一身「騎着電單車的黑皮襖」



《李爾王》
攝影：周嘉慧
TIFA提供

造型的主人公李爾王，暴跳如雷、嘈喧巴閉地魁梧現身。父親與三名女兒的「問答環節」中，兩位身穿同款式粉紅晚裝的姐姐，輪番在木板牆邊探頭出來，juicy地陳述對父親的愛。而「封嘴」小女兒的回答，就只是輕盈360度轉圈，天鵝湖般無言失語，卻以最溫柔姿態拒絕加入戰團，本身就是對瘋狂父親的另類對抗，下場自然是「沉默這座戰爭機器」被芭蕾舞抬起。一如人所共知的情節發展，姐姐姐夫們得到權利與財富後，將老父放逐，舞台上的木板牆旋即分開作兩半，變成「網球看台」的兩軍對壘模式，暴露出木板牆一直遮蓋着的泥地。

火宅之人般的躁動，除了體現在不斷咆哮的李爾王身上，還有葛羅斯特伯爵與私生子的一條故事線。伯爵在觀眾席上步上舞台，聲如洪鐘看似篤定，暗裡猜疑善妒，在私生子愛德蒙的挑撥下與長子心生嫌隙。畢氏在伯爵戲軌中，注入大量粗話、裸露、無厘頭歌舞場面，甚至拉着紅線將觀眾席往後推。最吵鬧冗長的一幕，讓弄臣近乎

裸體再穿上金色蓬蓬裙，捉迷藏地在台上與伯爵聒噪不休。伯爵段落風格的粗疏粗鄙，不但與李爾王部分的相對精緻風格成反比反觀；同時伯爵作為李爾王的鏡像，亦將李爾王的失心瘋推到極致。兩名不斷尋求外界(子女)認同的中年危機病患者，最終都淪為世間的漂泊遊蕩者、孤魂野鬼。伯爵無解地挖去雙眼，人生陷入一片漆黑。反正有眼也可無珠，就不如讓他雙目全廢掉罷了。無怪乎，《李爾王》中後段，李爾王被兩名長女放逐，「網球看台」的泥地突然出現幾個地洞，李爾王和葛羅斯特伯爵都先後在泥地沒頂。泥地上骷髏堆疊如山，紅絲帶翻飛象徵着血流成河。人類的貪婪和不安的劣根性，帶領世界走向滅亡，再也回不去了。

畢氏舞劍，意在當下。畢氏《李爾王》不僅大刀闊斧壓縮了原著中比較賺人熱淚的場面，包括父女重逢、小公主親吻垂死老父、長子愛德加化名陌生在伯爵身邊伺候的「愛回家」等情節；反而將角色的可憎恨推到極致，劇中人無一倖免地狼狽不堪，就像愛德蒙對父仇復恨的盲動，李爾王次女的淫蕩等等。唯一能讓觀眾認同的角色小公主，天使般的芭蕾舞身影畢竟只是虛象，其餘所有活生生的角色均非善類，且下場慘澹。這也回應到全劇最終幕——畢氏乾脆去除接近三小時的男性咆哮之音，讓文字說話——舞台上最後出現的發光字樣RIEN，也就是法語的「無」。世界所有慾望無明，都會像李爾王般，歸於塵土。

沉默是戰爭的機器。歸零後，天地的沉默也是戰爭的機器。

學生作品搬舞台 培育編劇生力軍

由香港青年藝術協會主辦的第三屆「點子活起來」青年編劇計劃，最終由年僅24歲的Eimear Aislinn Burns (Mimi) 所撰寫的劇本《Domestic》獲移師舞台，於昨日及今日(20及21日)假中環蘭桂坊LOFT 22作公演，共演三場。同場加映的兩篇對白朗讀，分別是來自漢基國際學校的15歲學生李洵及英皇佐治五世學校的17歲學生陳怡慧所寫的《Dear Zachary》及《Charlie》。

「點子活起來」是一項為期三個月青年編劇計劃，來自本地及國際學校的24位年齡介乎14至25歲的青少年，在本地專業舞台導演及劇作家Clare Stearns的指導下，於六節的工作坊中嘗試實踐各種想法和學習戲劇角色編配技巧，然後將自身經歷或對社會問題的看法於30分鐘的劇本中盡情演繹，親自編寫出個人專屬的舞台劇。

以本港340,000名女傭的生活事為創作靈感，Mimi的作品《Domestic》將社會上的身份文化問題帶出。「在香港，很多小朋友從小便在傭人姐姐的陪伴下成長，每天為他們打理家裡每事，照顧三餐溫飽。然而，他們可曾真正了解過這群婦女？每逢星期日，當我看到她們帶着食物飲品在輕談淺唱，雖然為着工作離鄉別井，但仍然樂天知命，這令我十分欣賞。」Mimi續說：「在寫作過程中，我曾擔心未能將想法透徹地以紙筆覆述，但經過導師為我們提供源源不絕的資源，及時刻提醒我們不同的寫作技巧，才能令我『七步成詩』呢！」

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創辦人兼劇場導演麥蓮茜說：「香港的演藝行業訓練大多集中於幕前工作，幕後製作的課程不多，而關於編劇創作的更少之又少。計劃不僅為青少年提供試驗平台，寫出五花八門的劇本，更能讓他們真實地擔當編劇角色，目睹一眾專業演員演繹其作品，對年輕編劇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震撼且重要的發表。」工作坊導師Clare Stearns補充道：「編劇工作不止於文學寫作，更重要的是了解到劇場是有效宣揚重要議題的地方。我們鼓勵青少年多探討身邊週事，不論是喜怒哀樂，都能藉劇本及舞台演出發聲，就歷史事件、社會議題及個人經歷表達所思所想。」



「點子活起來」將青年編劇的作品搬上舞台。

文：Kat